

桐华◎著

带着言情界沉寂十年的感动席卷而来  
索要你深埋心底的那一滴爱情泪

# 步步惊心

BUBU  
JINGXIN





桐华◎著

无论在哪个时空，都会有一段爱情，让你为之感动……

海洋出版社

2006年·北京

项目策划：阎安  
丛书统筹：龙的天空  
责任编辑：姚海科  
特约编辑：萌滕 张小燕 王鑫  
责任印制：刘志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步步惊心/桐华著.—北京：海洋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027-6559-X

I.步… II.桐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2861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)

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毫米×960毫米 1/16 印张：15.5 字数：160千字

印数：1~20000册 定价：20.00元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步步惊心

## 作者简介

网络连载时用的笔名是张小三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是从小惯看的景色，向往着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工作后索性跑到了南方，领略一番芭蕉夜雨，薄暮昏冥。一直觉得人生不管是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还是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都该体会经历。

喜欢沉浸在各色的文字世界中，从古龙到席娟，从《红楼梦》到《百年孤独》来者不拒。

## 下部导读:

康熙会给若曦安排怎样的未来？若曦又会如何面对她未来的道路，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历史会因为她有所改变么？还是会继续推动着她前进？若曦最后选择的究竟是温润如玉的八阿哥，还是面冷心热的四阿哥，又或是出人意料的其他人呢？

敬请期待《步步惊心》完结篇，看桐华带给你不一样的言情世界。



责任编辑：姚海科

封面绘图：李堃

封面设计：8000 · 小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SUSU JIANG

请您寻出家中的琉璃香熏炉，点燃蜡烛，滴四滴熏衣草，三滴迷迭香，两滴依兰，  
在柔和的台灯下听我说一支故事，  
香气袅袅散去时，我的故事仍旧在继续……

——桐华





CONTENTS 目次

**第一章**.....1

已是在古代的第十个日子，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……

**第二章**.....11

叹一回姐姐，想一回自己，选秀女前面又是一条什么路等着我？

**第三章**.....25

我心想，原来他笑的声音这么好听！像是微弱的电波流过心脏，麻麻的，酥酥的……

**第四章**.....38

美丽的女人对于这些沉迷于钩心斗角中的宫廷男子们来说，不过是一道开心时赏赏的风景，闷了时逗逗的乐子。

**第五章**.....49

男女之间还可以如虬髯客和红拂女的！彼此关心照顾，却非关风月，只为真心！

**第六章**.....66

一丝丝的哀伤夹杂着恐惧从心里逐渐渗出来，一寸寸地流过全身，慢慢地吞噬着我的力量……

**第七章**.....78

三年来的时时小心谨慎，和处处留心观察落在十三眼里全是其他原因了，我该如何去解释这个长达三年的误会呢？



## 第八章·····92

康熙的落泪深深震撼了我，作为一个皇上，他也许没有处理妥当，可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无可非议。

## 第九章·····101

我知道结果，可不知道过程，原来一个简单的结果，居然要经过这么多的痛。

## 第十章·····113

即使曾经受过伤，把心收藏在最深處，可却仍然有着企盼，企盼有一个人愿意用他的真情拨开那层层花瓣下的花蕊……

## 第十一章·····129

四处茫茫，天那么蓝，云那么白，草那么绿，风那么轻柔，我的心也变得很软弱，只想着，就让我放纵一次吧……

## 第十二章·····144

心中半带着苦涩，对自己说：好好爱他吧！尽力爱他吧！让他全心全意爱上自己！

## 第十三章·····160

掀开帘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，桌上、地上、椅子上、榻上，触目所及，全是茉莉花，累累串串，帐篷内充斥着它温馨悠逸的气息。

## 第十四章·····173

我的委屈，他的不解，天长地久能有快乐吗？



## 第十五章·····185

背抵着门，过了很久，似乎才突然回过神来，想着新年的第一天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## 第十六章·····198

康熙不愧是康熙，见微知著，想瞞他真是不容易，难道今日竟然真过不了这个坎？

## 第十七章·····2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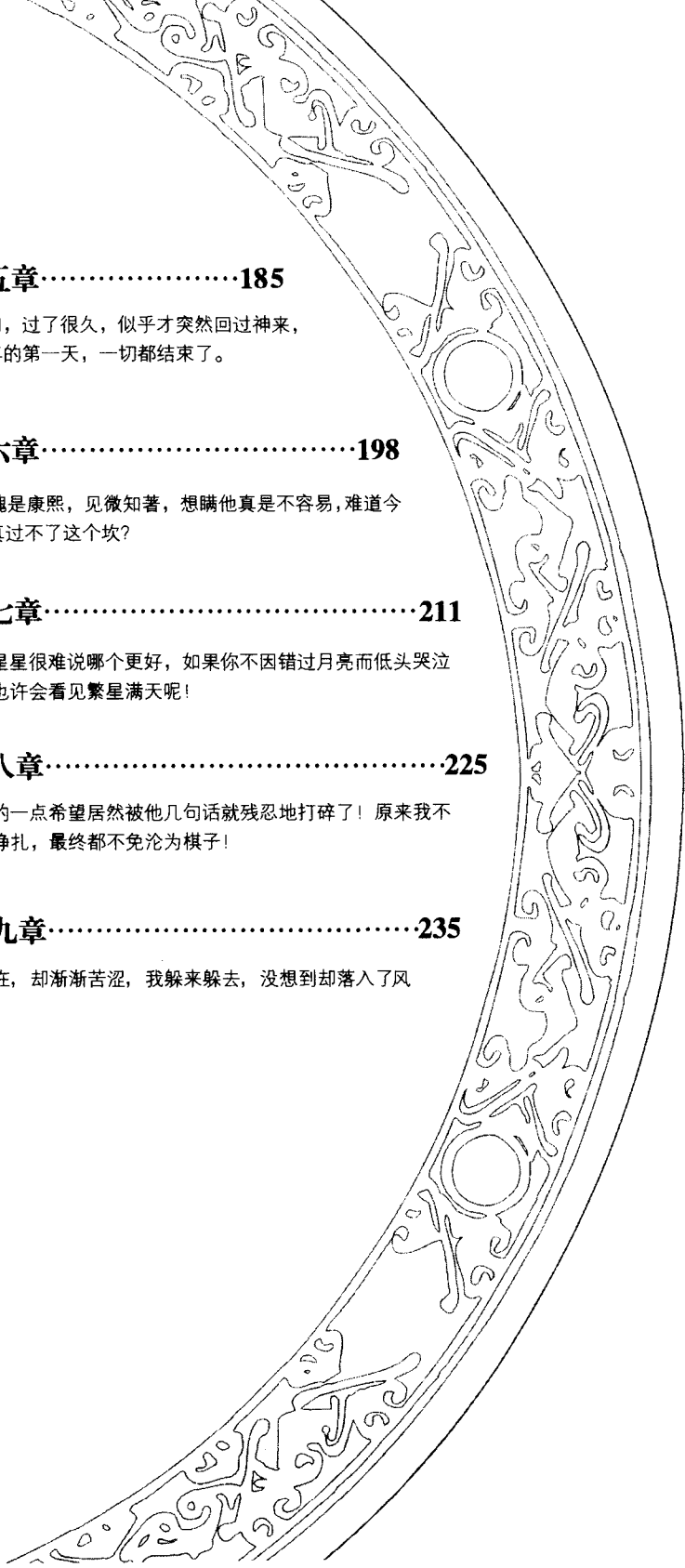
月亮和星星很难说哪个更好，如果你不因错过月亮而低头哭泣的话，也许会看见繁星满天呢！

## 第十八章·····225

我最后的一点希望居然被他几句话就残忍地打碎了！原来我不管怎么挣扎，最终都不免沦为棋子！

## 第十九章·····235

笑容仍在，却渐渐苦涩，我躲来躲去，没想到却落入了风暴中心！



正是盛夏时节。不比初春时的一片新绿，知道好日子才开始，所以明亮快活，眼前的绿是沉甸甸的，许是因为知道绚烂已到了尽头，以后的日子只有每况愈下。

已是在古代的第十个日子，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——只等我醒来就发现仍然有一堆的财务报告等着自己，而不是在康熙四十三年；仍然是芳龄二十五的单身白领张小文，而不是这个还未满十四岁的满族少女。

十天前，我换灯泡时从梯子上摔下来，醒时已经躺在这具身体前主人的床上了。据丫鬟说，我是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了下来，然后昏迷了一天一夜。而对我醒后一切都忘记了“病情”，大夫说是惊吓过度，只要好好调养，慢慢就能恢复。

“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，虽说已经过了正午，可这会儿地上的热气才最毒，您身体还没完全好呢。”姐姐的陪嫁丫鬟巧慧在旁劝道。

“好！姐姐的经也该念完了。”我转身随巧慧离去。

我现在姓马尔泰，叫若曦。而这个白得的姐姐叫若兰，是清朝历史上颇有点名气的廉亲王八阿哥允禩的侧福晋，不过现在八阿哥还未封王，只是个多罗贝勒，而且也无需避讳雍正的名字，所以应该叫胤禩。

姐姐的性格说好听是温婉贤淑，说难听了是懦弱不争，一天的时间里总是要花掉半天来念经。我猜恐怕是不受宠，至少我在这里的十天，从未听到八阿哥来。不过从这十天来看，她对这个妹妹却是极好的，从饮食到衣



着，事无巨细，唯恐我不舒服。

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如果我不能回去，那在这个时空也只有她可以依靠了。可想着未来八阿哥的下场，又觉得她也是靠不住的。不过，那毕竟是很多年后的事情，现在也顾不上。

回到屋中时，姐姐果然已经念完了经，正坐在桌旁吃点心，见我进屋，她带点嗔怪地说：“也不怕热气打了头。”

我上前侧坐在她身旁笑着说：“哪有那么金贵呢？再说，我这么出去转了转，反倒觉得身子轻快多了。”

她看了看我的脸色说：“看上去气色是好了些，不过现在太阳正毒，可别再出去了。”

我随口应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

冬云端了盆子过来半跪着服侍我洗手，我暗想着，知道是知道了，照不照做下次再说。巧慧拿手巾替我擦干手，又挑了点琥珀色的膏脂出来给我抹手。我闻着味道香甜，只是不知是什么做的。

2

弄完了正准备挑几块点心吃，突然觉得奇怪，抬头看，姐姐一直盯着我呢，我心一跳，用疑问的眼神看回去。她又突然笑了：“你呀，以前是个泼皮的性子，阿玛的话都是不往心里去的，摔了一跤倒把人给摔得温顺知礼了！”

我松了口气，边低头去看点心边笑问：“难不成姐姐倒希望我一直做泼皮？”

姐姐挑了块我爱吃的芙蓉糕递给我，道：“再过半年就要去选秀女，也该有点规矩了，哪能一直混吃胡闹呢？”

一口芙蓉糕一下卡在喉咙里，大声地咳嗽起来，姐姐忙递了水过来，巧慧帮我拍背，我连着灌好了几口水，才缓过劲来。装作若无其事地问姐姐：“上次听姐姐说，阿玛在西北驻守，我三个月前才到这里，难道是因为选秀女的原因，阿玛才把我送过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！阿玛说额娘去世得早，你又不肯听姨娘的话，越管越乱。想着你倒还肯听我几句，所以送来，让我先教教你规矩。”

这几天我早上吃了饭就去遛圈子，晚上吃了饭又去遛圈子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锻炼方法。虽说简单，但效果很是不错，越来越觉得这个身体像是自己的了，不像初醒来的那几天，总是觉得力不从心。

也曾用言语诱使巧慧领我到真若曦摔落的阁楼，立在楼上，几次都有冲动跳下去，也许再一睁眼就回到现代。可更怕现代没回去，反倒落下残疾或摔成傻子，毕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一而再地发生？那历史不早就乱套了？顺其自然吧！

巧慧陪我遛完一大圈子，两人都有些累，假山背后正好有块略微平整的石头，巧慧铺好帕子让我坐下，我拖她坐到旁边。太阳刚下山，石头还是温的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带着点凉意，分外舒服。

我半仰脸，看着头顶的天空，天色渐黑，蓝色开始转暗但仍然晶莹剔透，看上去是那么低，好似一伸手就能碰到它。我暗叹，这的确是古代，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类似的天空是在灵山上。

正在感慨，听到巧慧说：“二小姐，你的确是变了呢！”

这句话这几天姐姐老说，我也由开始的紧张到现在的不太在意，仍旧看着天空问：“哪里变了？”

“你以前哪能这么安静，总是不停地说，不停地动，老爷说你是头‘野马驹子’！摔了之前，你常劝主子少念经，我们还庆幸着终于有个人劝劝了，可现在你也不提了。”

我侧头看向巧慧，她却一碰我的目光就把头低了下去。

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姐姐现在这样很好。”

巧慧低着头，声音略带着颤说：“很好？都五年了，别人后进门的都已经有了！”

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解释，难道告诉她八阿哥将来下场凄凉，现在越亲近，将来越受伤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远离了那些事情对姐姐未尝不是件好事，姐姐现在心境平和，知足常乐。我看不出哪里不好。”

巧慧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看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最后侧过了头说：“可是府里的那些人……”

我打断她的话说：“抬头看看天空，看看这么美丽的天空，你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的。”

她有点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抬头看了下天，又看了看我，还想说什么。我半仰着头看着天一动不动，她终是把话咽了回去，也随我呆呆地看着天空。

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从假山侧面转出两个人来。领先的身量较矮，略微有点胖，大笑对后面一个说：“这小丫头有意思！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怎么说起话来竟像已经历世情的人，不合年龄的老成！”



巧慧一看来人，立即站起请安：“九阿哥，十阿哥吉祥！”

从到这里以来还没见过外人，我一时愣在那里，看到巧慧请安才突然反应过来，也急忙躬身请安。心里却直为刚才他所说的话打鼓，我又忘了我现在的年龄是十三岁，而非二十五岁了！

前面笑着的那个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摸着下巴上下打量我，我心想这个应该是十阿哥，侧后站着的那个身板格外挺直的，应该是九阿哥。

九阿哥平平地说了声：“起来吧！”

我和巧慧直起身子。我心里想着，原来我首次见到的是传说中的草包和毒蛇，一边琢磨刚才的话有哪句不妥当。想来没说什么不敬的话，即使被他们听去了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

十阿哥笑问：“你是马尔泰家的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！”

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九阿哥催道：“走吧，八哥还等着呢！”

十阿哥一拍脑袋，急忙从我们身边走过，大嚷着：“是啊，我一看热闹就把正事给忘了！走，走，走。”

我抬头看着他俩的背影，一边想着刚才十阿哥的样子，感叹到：古人诚不我欺，真是有点像草包，不禁笑起来，笑容刚展开，正对上十阿哥回转的脸，表情一下子有些僵。

往回走时，巧慧一直不说话，不知道是被刚才的事情吓着了，还是对我不满。我也一直在回想着，如果我那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属实，十阿哥的肠子可没有几道弯，只怕刚才的事情他肯定会告诉八阿哥的。至于八阿哥会有什么反应，我完全不知，那只能先给姐姐说一声，虽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，但有个准备总是好的。

心里拿定了主意，也快到了，慢了慢脚步说：“我总是希望姐姐过得好的，放心吧！”说完也没有管巧慧什么反应就快步进了屋子。

姐姐正侧卧在榻上，小丫头跪在脚踏上给她捶腿，我做个噤声的手势，找了正对着姐姐的椅子坐下。要搁到现代，恐怕追姐姐的人排不成一个营也肯定有一个连。下巴尖尖，我见犹怜，肤色尤其好，细白嫩滑，在灯下看来更是晶莹。

姐姐睁开眼睛，看我正在打量她，便让丫鬟扶起来，靠着垫子坐好，笑问：“你现在是越发安静了，回来了也不说话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我也笑着道：“姐姐若不好看，这好看的人只怕也不多了。”丫头端了水

给姐姐，我看姐姐轻抿了两口，就递回给丫头，又半眯着了。

我淡淡道：“刚才在园子里碰到九阿哥和十阿哥了。”

姐姐等了一会儿见我沒有下文，睁眼看了看我，对旁边的丫头说：“你们都下去给姑娘准备沐浴用的东西。”丫头们都退了下去。

我站起，走到她身边坐下，把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姐姐听完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侧边的美人屏风发呆。

过了一会，叹道：“妹妹，你真长大了！”她替我理了一下耳边的乱发，温柔地看着我说，“你现在不像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倒是好像一跤摔大了十岁。”

我心想，的确是摔大了！

那日过后，虽想着没说什么越矩的话，可心里还是担着一层心事。不过三天过去，见没什么动静，这心就渐渐放回平处去了。只是告诫自己，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。姐姐并不受宠，我不能再给她惹麻烦！

中午睡起午觉，去给姐姐请安，看周围的丫头仆妇都一脸喜气，姐姐脸上反是淡淡的，不禁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姐姐没有接话，笑了一下，但笑容还未展开就又收了回去，涩涩的。

巧慧倒是开心地回道：“爷身边的小厮刚过来传话，说爷晚上过来用膳。”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沉默地坐着。

姐姐看我不说话，许是以为我害怕，就微笑着说：“没什么紧要的事情。”又转向冬云吩咐，“回头给小姐打扮妥当了，晚上虽是平常的家宴，可今儿是姑娘头回见爷，礼数是断断不能缺的。”

古代的梳头、画眉、穿衣，这些我是一点不会，只好由得丫头们张罗，我乖乖地做木偶人就好了。心里却一刻不曾闲，想着以前看过的清宫戏中，这位八王爷可一直是雍正的死对头。能让雍正视作对手，恨得寝食难安的，也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心里倒开始企盼晚上，觉得像是去见偶像，而且是面对面的私下会晤。

我在凳子上扭了扭，穿成这样实在是遭罪。晚膳的时间早过了，可八阿哥却迟迟不来，刚开始的那股子新鲜劲儿也渐渐消失，越发坐不住。站起来，从丫头手里抢过扇子，一阵猛扇。

姐姐皱眉说：“哪就那么热了？”



我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说：“要是再不来，我就回去换衣服，真是活受罪！”

话音还未落，就看见帘子挑了起来，三人鱼贯而入，走在前面的二十三岁，身材颀长，着月白色长袍，腰间系着碧色腰带，上悬着同色玉佩。面如美玉，目如朗星。我暗赞，这八阿哥长得虽有点阴柔，但仍然是个美男子。

他看见我，眼里几丝惊诧，神情微怔，瞬即恢复如常，嘴边噙笑地转开视线看向姐姐。此时满屋子的丫头仆妇都已经俯下了身子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忙也俯下身子。唉，我好像还未习惯这拜来拜去的规矩。

他微笑着扶起姐姐，说了声：“都起吧。”

然后柔声对姐姐说：“有点事情耽搁了，回头我和九弟、十弟还有事情商议，就一块过来了。因是一时起意，所以也没有通知你。”

姐姐笑了笑说：“这也不是什么打紧的事情。”

八阿哥、九阿哥和十阿哥都坐定后，丫头服侍着擦脸、洗手。姐姐转身出去吩咐外面的太监传膳。我在旁边站着，心里想，姐姐啊！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呢？九阿哥面无表情，十阿哥还是那一副痞子样，自打进门，就时不时地瞄我一眼。八阿哥嘴角带笑，好像是有点累了，微眯着眼。

姐姐转身进来，微笑着说：“可以用膳了。”

八阿哥点点头，这才睁开眼睛，看着我笑问：“这是若曦吧？前段日子听说你身子不大好，现在可好些了？”

我回道：“好得差不多了！”

八阿哥又笑说：“你身子刚好，别站着了，坐吧！”我看了姐姐一眼，见姐姐没什么反应，就坐了下来。

席间八阿哥时不时和姐姐说笑几句，九阿哥默默地吃着，反倒是十阿哥，许是我和他恰好坐了个斜对面，他边吃饭，边笑咪咪地看着我，一副胃口极好的样子。本来就因为天热没什么胃口，他又这么瞅个不停，我是越发地难以下咽。心想，我对他而言算不算是“秀色开胃菜”？

我偷看了一圈，见没人注意，立即抬眼狠狠盯了回去，十阿哥正边吃边瞅得开心，冷不防被我这一盯，立即愣住，筷子含在嘴里，竟忘了拿出来。我盯了几秒钟，看着他那个傻样又觉得可笑，抿嘴笑了一下，复低头去吃饭。

低头时眼神不经意一扫，发现姐姐，八阿哥和九阿哥都看着我。我心一跳，再不敢抬头，快吃了两口，可一下子又呛住，侧着身子，扶着桌沿一边捂着嘴咳，一边对姐姐摇手表示没事。听到十阿哥大笑，可我是再不敢去看

他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漱口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

离湖不远的大树下，我背靠大树正在读宋词。昨天和姐姐特地要了宋词。因为以前偏爱宋词背了不少，两相映照读就能认识不少繁体字。

想想我在现代也是苦读十六年书，自认为也算是知识女性，可到了这里，变成了半文盲。前日，因平时负责书信往来的太监不在，我就自告奋勇给姐姐读信，可一封信读来竟是一小半不认识。

在我什么、什么的声音中，信还没读完，姐姐已笑软在榻上：“你说要读信，我以为几年不见，倒是长进了。没想到，的确是长进了一点，会用‘什么’代替不认识的字了。”姐姐笑得太厉害，短短一句话，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才说完。我也是又羞又恼呆在原地，当即决定，我要脱掉文盲的帽子，坚决要做知识女性！

想到这里，不禁自嘲地笑笑，幸亏是落在这具小姐身体里，吃穿不愁，否则只怕要生生饿死我这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人了。眼角一扫看见草丛里几只蚂蚁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掏蚂蚁洞的事情，不禁来了兴致，在这具小身体里，我好像有点返老还童。拿小树枝挡着蚂蚁不肯让它走，走两步，就被我拨了回去，走两步，又被我拨回去。

正在偷笑，忽听耳边传来他人的呼吸声，一侧头，看见十阿哥蹲在我旁边也在看蚂蚁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再看旁边还有一双靴子，顺着靴子往上看，正对上八阿哥似笑非笑的眼睛，赶忙站起请安。十阿哥从地上站起，一副惫懒的样子，笑对八阿哥说：“看这鬼丫头的样子，我还当什么好东西呢！看来我是太看得起她了。”我心想，让你看得起也不见得是荣幸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读宋词呢？”

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书，道：“是！”

十阿哥插嘴道：“在看蚂蚁呢，摆了个读书的样子给人看罢了。”

我侧头看着他，也不过十七八的样子，在我面前倒成了大爷，回道：“你不知道‘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’吗？我看的是蚂蚁，可又不是蚂蚁。”

他有点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看向八阿哥。八阿哥点头笑道：“老十，你可要好好读书了！”又笑问我：“你看佛经？”

我忙答道：“只是听姐姐念多了而已。”

他笑了笑，转望着湖边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念得是多！”

我琢磨了下，看他仍然是脸带笑意，辨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只能淡





淡回道：“求的只是心平气和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看着湖面。

旁边的十阿哥等了半天，插不上话，好像有些无趣，过去捡起地上的书问：“这些你都认识？”

我看着他挑衅的目光很想说“都认识”，可事实搁在那里，只好说：“是它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们，不过我们正在彼此熟悉中。”

他又是一阵爆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十阿哥那副痞子样就有点暴躁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经大脑的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那你如何让自己认得它们呢？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自己猜！”

十阿哥笑叫：“这也行？那我们都不用请先生了，全自己猜就行了。”

八阿哥笑着摇摇头说了声：“走吧！”

十阿哥忙把书扔还给我，追了上去，刚走了几步，又转身问我：“我们去别院遛马，你去不去？”

8

我一听大是心动，自从来了这里还没出过院门呢！颇有点谄媚地跑上前去，问道：“我这样能去吗？还有我姐姐那里怎么说？”

他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能去的，给你找匹温顺小马，让小厮牵着就行了。至于你姐姐那里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我看他又摆起谱来了，有心想刺他几句，可是又惦念着这难得的出门机会，只好……忍……

看他走得倒是不快，可我也要小跑着才能跟上，我装作突然想出个好主意的样子说：“八贝勒爷说的话，姐姐准是听的。”

他看我一眼说：“那你就去和八哥说吧！”

我觉得自己能听见自己磨牙的声音，怎么老十是个顺竿子往上爬的主呢？恼道：“是你请的我，你要负责到底，要不我就不去了！”

他斜睨了我一眼，一副你爱去不去的样子。我转身就往回走，他连忙拉住我说：“得！得！我去说，行了吧！”

我这才笑看了他一眼，甩掉他的手，跟着他疾步快走。

到了门口，小厮们迎上来说，马车已经备好。八阿哥不说话，首先上了马车，十阿哥也纵身跳上车。跪在地上给我作脚踏子的小厮不过十二三岁，一脸稚气。盯着他的背，可这脚是怎么也不愿踏上去。

十阿哥在车厢里嚷嚷：“磨蹭什么呢？”